

# 蘭舟戀

秦淮八艷  
柳如是



陸拂明著  
江蘇文藝出版社

I247.5  
2652

# 兰舟恋

秦淮八艳  
柳如是



兰舟恋

(秦淮八艳之一——柳如是)

陆洪明 著

\*

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京七·一四丁厂印刷

\*

·开×1092毫米·22开·80页·1册重1.25斤  
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：15,000册

ISBN 7 5309 6044-X/1·41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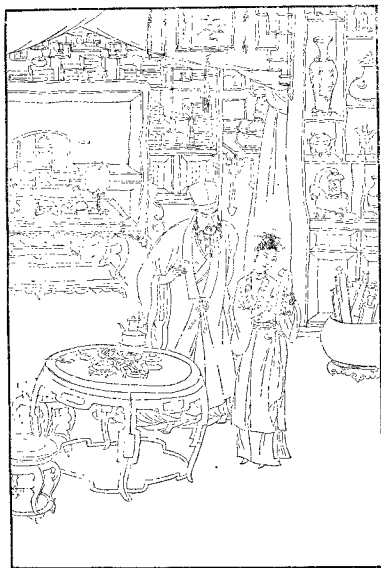
统一书号：10141·1188 定价：2.15元

责任编辑 张慕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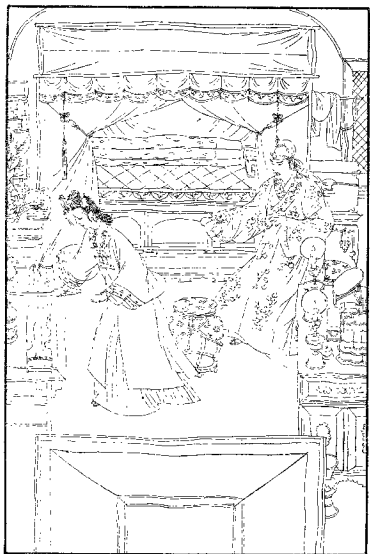
0.0001  
0.0001

陆 拂 明 著  
江苏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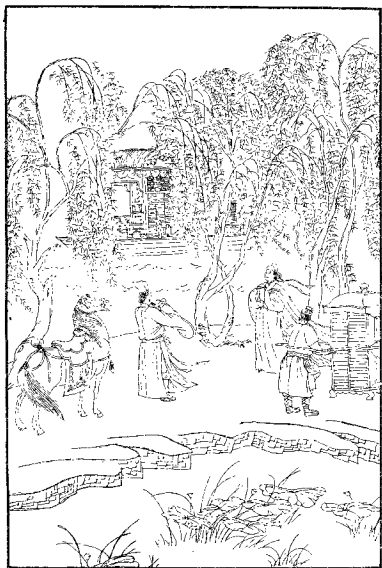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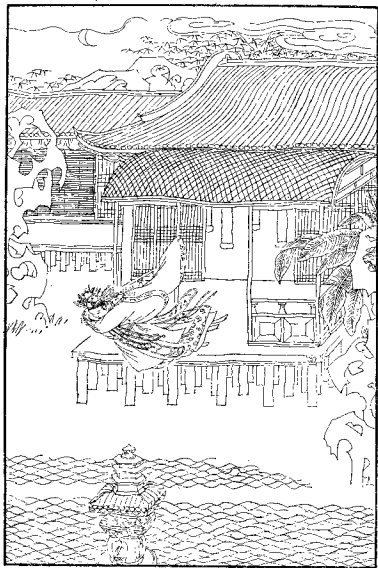
柳如是被迫为退休丞相唱曲。



因宋轅文懦弱，初如是斬斷琴弦，表示斷情。



钱谦益知道来访者是柳如是以后，连忙赶来迎见。



金陵将陷，柳如是投池殉国。



## 目 录

- 
- |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一、盛泽才女     | [ 1 ]   |
| 二、丞相府的陷阱   | [ 10 ]  |
| 三、柳色青青     | [ 19 ]  |
| 四、香草垞的名士们  | [ 28 ]  |
| 五、赠刀与演武    | [ 38 ]  |
| 六、松江公子宋轶文  | [ 53 ]  |
| 七、断琴       | [ 67 ]  |
| 八、小红楼之恋    | [ 77 ]  |
| 九、西湖惊梦     | [ 88 ]  |
| 十、半野堂      | [ 103 ] |
| 十一、满城风絮是苏州 | [ 117 ] |

- 十二、天崩地裂的甲申年 [130]  
十三、情侣重逢 [142]  
十四、剑术行 [160]  
十五、金陵壮别 [178]  
十六、南都的沦陷 [192]  
十七、生与死的抉择 [206]  
十八、江阴义士黄毓祺 [219]  
十九、柳如是夜访洪承畴 [236]  
二十、郑成功的告示 [248]  
二十一、侠骨慧心 [263]  
二十二、望海楼 [276]

## 一、盛泽才女

大明崇祯四年(公元1631年)初春的一天清晨。以盛产丝绸闻名天下的市镇——盛泽，还笼罩在一片白蒙蒙的晨雾之中，而远处那烟波浩淼的太湖上已传来阵阵的渔民下湖的号子声。歇了半个时辰，这个人烟稠密、商业兴隆的江南名镇开始喧嚷起来，那遍布全镇的机房里，提花织机发出“咔嚓、咔嚓”的声音。

在纵横交错的水巷里，卖时花的、卖瓜果的农妇们，乘着小船，操着吴侬软语，向两岸河房的市民兜售生意：“阿要香喷喷的白兰花，阿要买水灵灵的红萝卜？……”

沿着一条光洁的青石铺成的街路，人们可以看到名口十间楼巷的尽头，有一片浓密的柳林。那一幢幢宏丽精巧的雕花楼房里，不时传出柔靡妙曼的歌声、琴声，随着温馨的春风向远方飘去。这就是江南闻名的秦楼楚馆之地——归家院。

此刻，一个长得十分丰腴标致的女人，正坐在池塘边的水榭里，出神地望着这归家院的楼台亭阁、邃房密室。她那双微微凸起的漂亮的杏眼中透露出精明狡黠的光彩。她就是

归家院的女主人徐佛。她原名翎，字環羽，小字阿佛，自幼随其母从嘉兴到盛泽定居，经十几年的惨淡经营，方将这“归家院”整治成为闻名遐迩的冶游之地。

就在徐佛凝思的时候，突然，珠崩玉裂，清澈悦耳的琵琶声，从曲曲的回廊中传来。这乐声有如山涧小溪，间或如声声鸟鸣，时而充溢着欢悦的情绪，时而又在这欢畅的琵琶声中透露出一缕凄苦的悲吟。这一定是杨爱爱在弹琵琶；除了杨爱爱之外，谁能弹得这样好？一想到杨爱爱，徐佛心里乱似一团散乱的丝线。昨晚，她亲自将吴江周相国府里派来的说客送走，并答应他将自己最心爱的“女儿”爱爱送到相国府，给前丞相周道登的母亲当贴身婢女。那亮晶晶的二千两银子的聘金业已收下；然而，现在她又犹豫起来了。杨爱爱是她在八年前从嘉兴乡下买来的，这在青楼中的行话叫“养瘦马”。这些年来，徐佛在杨爱爱身上花费了无数的心血，将来一定可以在归家院高张艳帜，名满江南的。但又怎么拗得过权势显赫的吴江周家呢！

“红倩，快去将爱爱唤来。”徐佛对身边的一个雏妓道。

红倩是个长着一副圆脸稚气未脱的小女孩。她听到徐佛的口气很急，便忙不迭地跑去喊杨爱爱。不一刻，体态轻盈、姿容俏丽的杨爱爱走进了水榭。她年方二七，长得一头丰厚乌黑的美发，使她原本雪白粉嫩的面容更加莹洁可爱了。尤其是她那双秋水般的双眸顾盼神飞，丰神澄澈，令人怜爱。她那刚烈的秉性，唯有那偶而抿紧的嘴角上一露端倪。她就是后来被称为“秦淮八艳”之首的柳如是。

“阿妈，你叫我？”杨爱爱虽是嘉兴人，但一口柔软动听的苏白，象黄莺儿婉转悦耳。

被称为“阿妈”的徐佛，其实也只有二十八岁。她站起身来，轻轻地将一身藕紫绸衫，湖蓝罗裙拉齐整，说道：“这些年来，阿妈待你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，”杨爱爱略一停顿，说道：“阿妈不以我爱爱为一无依靠的嘉兴孤女，将我抚育至今。琴棋书画、刺绣女红，乃至花经茶道，样样都聘名师亲授，爱爱之有今日，全凭阿妈的慈爱。”

“这也是你爱爱极聪颖的缘故。”徐佛莞尔一笑道，“阿妈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。”

“阿妈尽管吩咐。”

“吴江周相国家的老夫人，嗜爱昆曲，又喜欢琴棋书画一类玩艺儿，要你去陪伴她一两个月，你看……”徐佛将这一套编好的话讲得十分顺畅。她知道杨爱爱要是晓得卖到周府为婢的话，一旦发起犟脾气来是很麻烦的。

“我听阿妈的话，不知何日起程？”

徐佛想不到杨爱爱就这样容易的允诺了，不由又产生一种怜悯之情。她抚摸着杨爱爱的手道：“爱爱，你看到我们归家院来玩的人多是些公子哥儿、达官贵人，这些人家里多半是妾妾成群的，可为什么还要花费大把的银子来白相？”

“嗯，嗯……”杨爱爱沉吟了半晌，脸儿羞得通红，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不懂这些，这就是阿妈的心事。”徐佛看了看杨爱爱低着的头，高深莫测地说：“我看你虽然只是偶而为文人雅士们吟诗作画，但似乎用情太专。我们青楼女子切忌一往情深。我看你秉性刚烈，又是个多情的种子，将来恐怕要吃亏的。”

“爱爱愿听阿妈的教诲。”

“我们归家院绝不是下二流的妓院。那些人到这儿来，看见标致女人就象馋鬼遇见佳肴珍馐一般。对这些佻达俗子，岂能让他们脏了你的身子。我们要象池塘里的荷花一样，只能远观，不能近而褻玩。对那些和自己妻妾过腻了的达官贵人们，切记不要听他们的甜言蜜语，知道吗？”

“听见了。”杨爱爱点头称是。心里感到徐佛的话虽有几分道理，却讨厌她的那股市侩气。

“待会儿，太仓七录斋的张溥从金陵到这儿来，邀我去苏州。隔几天复社的书呆子们就要在虎丘聚会。本来打算让你也跟着去见见世面的，奈何明朝要把你送到吴江周府去……”徐佛漫不经心地说道。

这个张溥是位爱国的复社领袖，去秋曾到归家院来拜访徐佛，想通过她联络隐居林下的前丞相周延儒。张溥对杨爱爱甚为爱怜。一天，杨爱爱问张溥：“天如公，我听说名震天下的吴梅村先生的诗文即为公所亲授？”张溥道：“吴伟业天分极高，我只是引路而已。”

“如何引路？”杨爱爱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。

“我只讲了你的《七录斋》的来历。我每读圣贤之书，匡济天下之道，便朗读、抄写七次。为学之道在于勤。”

这时，归家院的回廊中响起了索索的脚步声。“说到曹操，曹操就到，张溥来了。”徐佛兴奋地说。张溥在红倩的陪同下踏进了水榭。这张溥字天如，号西铭，为其父之婢所生，从小被宗族所歧视，并受到陷害，所以他立志刻苦读书，不分昼夜，右手执笔处老茧屡生，每以利刀割去，几天后又重新长出老茧。由于他为复社盟主，经常奔走于吴越之间，原先白皙的皮肤早已被晒得黧黑乌亮。他虽然只有三十九岁，却

显得颇为苍老。一双细长的凤眼上长着一副豪放的雁眉，三绺潇洒的胡须随着步履微微抖动，使他更添几分庄重而洒脱的风仪。

“半年未见，爱爱长高了。”张溥操着太仓话，带有浓重鼻音；这是他寒夜苦读，屡屡伤风引起鼻炎的后遗症。也许张溥童年经受的凌辱过多，因而对于自幼丧失父母的孤女杨爱爱，特别怀一种怜爱之情。而杨爱爱也确实将张溥认作她的最钦敬的严师。

“是呀，爱爱年方十四，但已名闻江南了。”徐佛从茶几上取过一把团扇说：“前儿天，有个苏州来的读书人，还为爱爱写过一首诗：‘柳荫深处十间楼，玉管金樽春夏秋冬；只有可人杨爱爱，家家团扇写风流。’”

听到这诗，杨爱爱勾起了一丝愁思怨情。她噙着泪说：“唉，这些人要消遣的时候，把我们夸成花儿一般美，珠玉那般金贵，可背后又骂我们青楼女子为天下最贱之人，什么娼优隶卒等等。”

张溥没想到杨爱爱猝然间会伤心含泪，说：“其实，有些读书人还不如青楼女子哩。那些风花雪月的诗文，也不过是达官贵人酒席筵前应酬的玩艺儿，那洁诗鬻文的行径，同以色艺糊口的青楼生涯，也并不强差几何。其实人贵于立志，我看爱爱多才多艺，秀骨珊珊，韵致天然，自有一种豪情侠气，何愁将来没有报效社稷，扬眉吐气的时光？”

张溥这番话让杨爱爱破涕为笑。她说：“人如公常说男儿当效岳武穆，光复神州，直捣黄龙，解民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可叹者爱爱为一青楼女子，纵有澄洁宇内、匡济黎民之志，又如何展示？”

“我有一言君可记取。如今满虏猖獗，铁蹄遍踏长城内外；朝廷奸佞当道，北方赤地千里，民不聊生，哀鸿遍野，寇氛日炽。爱爱可多留心兵书，虽不能效花木兰从军大漠，亦可学梁红玉击鼓金山，抗外夷于京口。明晨你跟我去苏州吧，复社诸君象黄宗羲、夏允彝、陈子龙、吴应箕、吴梅村等都在那儿。”

“与复社帅友们相聚，爱爱向往已久，奈何阿妈要我去吴江周丞相家！”杨爱爱惋惜地说道。

黄昏时分，吴江县城松陵镇。那磨得发光的赭色石板路上，两架青幔四抬轿向城北周相府匆匆而去。那轿中坐着的正是杨爱爱和周府的顾好婆。

轿子穿过周府蓝色琉璃瓦大门楼后，又抬进朱漆铜环的大门，前面便是一条金山白石铺成的长长的甬道，再绕过白玉栏杆围绕的楠木正厅。杨爱爱从轿幔的缝隙中，看到楠木正厅里云母镶嵌的窗棂，透出了灿黄的灯光。那深邃莫测的回廊那边，更是急管繁弦，娇声婉啾，响遏行云。杨爱爱早就听说吴江周道登丞相虽已退隐林下，但不甘寂寞，家中妻妾成群，极尽声色之乐。这次单身来周相府，虽说是短期陪伴周母，但凭着少女特有的敏感，她隐隐有些不安之感。

周母居住的“养颐堂”，在相府花园一侧的极为静谧的绿荫丛中。这儿玲珑的假山上爬满苍藤碧蔓。一泓春水池塘上，几只小小的水禽在捕食着鱼儿。

下轿后，顾好婆搀着杨爱爱径直走进了“养颐堂”的花厅。厅里悄无一人。杨爱爱见此厅湘帘低垂，金色的雕花几案上，一只景泰蓝的博山炉中，一缕缕檀香氤氲袅袅而上。书桌上



放着老坑端砚、碎瓷笔洗和几十卷唐人诗卷，几枝湖笔悬挂在红木笔架上。几盆绿叶纷披的春兰在琴案上发出沁人的幽香。这时，杨爱爱心里感到一种欣慰之情。以物及人，这位周相国的母亲，该是个知书达礼的老夫人了。

忽然，花厅另一侧的珠帘响动，满头白发的周母，在一群华妆炫服的丫环的簇拥下走进了花厅。

杨爱爱见周老夫人进了花厅，躬身施礼道：“小婢杨爱爱，拜见老夫人。”

周母将手中原先盘弄着的一只佛手递给旁边的丫环，上前拉着杨爱爱的手，头向后仰细细端详：这杨爱爱乌黑的头发盘梳着一个灵蛇髻，髻上斜簪着两支翠翘，身穿淡青色春罗夹衫，系着一条水绿的真丝罗裙；双眸秋波流慧，身段娉婷生姿；风环雾鬓，妙丽天然。老夫人放开杨爱爱纤纤小手，拍着双手连呼：“可人，可人！”

这位老夫人，早就听说盛泽“归家院”徐佛的养女杨爱爱姿容妙曼，聪颖好学，小小年纪便工诗善画，词曲一过目，便自了了。但究竟如何，今晚倒要小试一下。在一番寒暄之后，周母问道：

“曾听盛泽阿佛说，你熟读名家诗词，过目不忘，可曾留心那些诗词中有写到我们松陵镇的么？”

杨爱爱自幼博学强记，对脍炙人口的诗篇都能熟记于心，但松陵乃一弹丸小邑，有什么文人雅士在此动过诗兴呢？哦，有了。她想起去年太仓才子吴梅村曾和她讲过的一则故事。宋代姜夔在绍熙二年（公元1191年）冬，到苏州见范成大。一天，姜夔在花园赏梅，范成大请他谱成新腔作词咏梅花。这就是著名的《暗香》、《疏影》。范成大叫歌女小红演唱。除夕，